

海天片羽

## 候鸟生活

王仲堂

候鸟,是指那些有迁徙行为的鸟类,它们每年春秋两季,沿着固定的路线,往返于繁殖地和避寒地之间。候鸟生活,即像鸟儿一样随着气候变换,选择不同的地域环境。

人变成“候鸟”,曾经是一种无奈。先是东北人,为了逃避寒冷,选择了三亚。冬天两地温差有六七十度。一边冻得要死,一边热得流汗;一边裹着棉猴,一边汗衫裤衩。两相权衡,就知道孰好孰劣。近年则是京津冀、鲁豫豫为多。选择的地方遍布海南全岛。当然还是海口、三亚、琼海、文昌、保亭和五指山最多。

年前去南国超市理发。小伙子眼很毒。上来就问我:“候鸟”啊?来过冬的?我这才恍然醒悟,我已经成了候鸟式生活当中的一员。

老话说,故土难舍。但凡不是不得已,谁也不愿意离开熟悉的环境,去外地生活。亲戚朋友、工作事业,几十年形成的亲情友情小圈子,一下子全抛开,会让自己变成无源之水,无根之木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住得再好,吃得再美,温度气候再适宜,也很难有归属感。年轻人无所谓,适应性强,走到哪里都能很快落地生根,撑起一片天。年纪大的人难免就会水土不服。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一下子改变,多年的老兄弟、老姐妹一下子不见。最受不了的就是孤独和寂寞。很多老年朋友多年从政、做企业或者在乡下耕种,除了原先擅长的的工作,其他的兴趣和爱好不多。这就更难融入陌生的群体。平日除了遛弯儿,就是窝在家里看电视。时间久了,难免觉得无聊。

可现在,很多老年人选择做“候鸟”。天冷了,一翅子飞到南方;天暖了,再一翅子飞回家乡。回老家续上了根儿,补足了气儿,来年再一翅子飞回来。为了筋骨舒展,更为为吸口新鲜空气,舍着老命来回折腾。

山东人是尤其恋家乡的。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:齐带山海,膏壤千里,宜桑麻,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。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。其俗宽缓而达,而足智,好议论,地重,难动摇……而邹、鲁滨洙、泗,犹有周公遗风,俗好儒,备於礼,故其民颀颀。颇有桑麻之业,无林泽之饶。地小人众,俭啬,畏

罪远邪。

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:齐地被山海环抱,方圆千里一片沃土,适宜种植桑麻,人民多有彩色丝绸、布帛和鱼盐。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,通情达理,而又足智多谋,爱发议论,乡土观念很重,不易浮动外流。而邹、鲁两地滨临洙水、泗水,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,民俗喜好儒术,讲究礼仪,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。颇多经营桑麻产业,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。土地少,人口多,人们节俭吝啬,害怕犯罪,远避邪恶。

山东有山有海有林泉,土地肥沃,物产丰富。且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。正是因为如此,山东百姓才自古就安土重迁。本地能够安居乐业,谁还愿意背井离乡?近年之所以有些老人成为“候鸟”,实是因为生存环境出了问题。小时候干活累了,随便找一条小河,都可以俯下身畅饮一通。现在是自来水都不放心,几乎家家安装净水器。

前几天,山东财经大学的张句教授,建了一个“抱团养老群”,把我也拉了进去。他还特意兴致勃勃地给我打来电话,说是各地正在大力推进乡村改造,很多村庄都将合并到一起搞土地流转,综合开发。他计划将一些老朋友动员起来,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子,开发后抱团养老。我听后哑然失笑。婉拒说,我身已疲心已倦,已经没有了这份兴致。内心的想法则是,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梦一般的桃花源呢?

海南虽然熟人少,圈子小,但好处是无谓的应酬也少。可以少耽搁工夫,少喝酒,多静下心来闭目养神。养足精神,还可以再做点自己感觉还有点小意思的事情。“候鸟”虽然辛苦,但飞来飞去也是一种乐趣。“坐地日行八万里,巡天遥看一千河”。人老了,也得有点豪情不是?人家孔老夫子年近六十,还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,还在宋国遭驱逐,在陈蔡之间被困。咱起码不会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”,更不至于六七天连颗米粒儿捞不着吃吧。这么一想,与圣人比起来,还是满幸福感爆棚的。“见贤思齐”,虽然没有他老人家那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,但跟着学还是错不了的。

至于说居处狭小,生活简陋,更不必在意。海南虽属边地,但早已不见东坡先生流放时的烟瘴荒蛮。生活便利不说,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。用四川话说,是巴适得很。况且孔老夫子也讲过:君者居之,何陋之有?周围尽是友善之邻。只要“敬而无失,恭而有礼”,四海之内,皆兄弟也。

好仁仁聚,乐善善至。还愁找不到知己?

“渴了吧!来喝!”他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心思。

我们喜出望外,畅饮清凉的山泉水,一股香醇,胜似百味,一股清凉,清透心脾。喝足后,又洗漱。旅途疲劳在清凉可口的山泉滋润下,荡然无存。一会功夫一担水所剩无几,看着我们满足的笑容,老人在炎热的阳光下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。

闲谈中我们得知老大爷的两个孩子都在外打工,他是一个留守老人,家里还有老伴和一个刚满一岁的小孙子。每天挑水是他必须做的事情。这一担水他用了两个多小时从黄河边挑上来。

这或许是老人午饭用水!  
这或许是小孙子冲奶用水!  
我不敢再想象。时值正午,艳阳更加撕裂。我们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,刚才那份凉爽之后的快意,被阵阵满脸的灼热而代替。临走时,我们大家商议给老大爷一点补偿。我掏出了100元,大手递给老大爷。

“大爷谢谢您的水!我们还要赶路,您再挑一回吧!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!您收下吧!”

他刚才脸上满心欢喜的笑容一下子消失殆尽,满脸的皱纹僵硬了。

他用地道的陕北话说:“老乡,这是什么意思?我们是老乡喝点水算什么?我再挑一回就是了嘛!你们这么远是客人,我用水招待有点寒碜!拿回去!”

那鲜红的钞票在我们的推扯之中,被他硬硬塞回了我的口袋。随即他挑起水桶又向河边走去,水桶摇晃的声音在山间显得优雅动听。

不多一会儿,山间传来了动听的歌声,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,大风从坡上刮过……我家住在黄土高坡,日头从坡上走过,照着我的窑洞,晒着我的胳膊,还有我的牛跟着我,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,祖祖辈辈留下我,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,还有身边这条黄河……”一阵沧桑沙哑的歌声回荡在山谷。艳阳下,老人的背影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近日闲暇,找出《桃花扇》重读一遍,里面说了“慵线懒针,几曾作女红”。释卷思忖,现今对于女红一词人们已经感到陌生。如你走在街头,采访来去匆忙的市民,女红是啥?肯定她会迷惑地摇头。为之我曾问过一些年轻的女生,她们多是唯物主义,答案让人啼笑皆非,说是“脂粉”一类者有之,说是“娇容”一类者有之,说是“食品”一类者有之,说是“月经”一类者有之。其实,所谓女红,是由女人引起,很自然地让人想起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的佳句,更是让人联想到了豫剧《花木兰》里的经典唱腔“恁要是不相信哪,就往这身上看,咱们的鞋和袜,还有衣和衫,千针万线都是她们连哪哈!”说到这里,知道女红的意思了吧?不但仅是纺织针线线,女红涵盖的范畴很广,编织、刺绣、纺织、剪纸、缝纫,等等,都属此列。

中国古代和近现代,女红的作品,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,如小脚鞋、笔袋、钥匙袋、眼镜盒等,展示了中国传统工艺之精妙。织绣是用棉、麻、丝、毛等纺织材料进行织造、编结或绣制的手工艺,在这方面中国女红技艺源远流长绚丽多彩。比如,江苏、浙江、广东、湖南、四川等地的刺绣,织锦、缂丝工艺,新疆、宁夏、青海、西藏、天津、北京等地的地毯工艺,烟台、上海、潮州、汕头、萧山等地的烟纱、花边、绒绣工艺。

丽人化装,芳菲流年,至今方兴未艾的旗袍,继承了中国清代袍服特色,吸取了西洋服装剪裁方法,历经百年文化和款式的流变,业已成为东方女性的经典造型。沧海桑田进步使然,我们的祖先在生存、生活与追求美的道路上,已经走过了一条从兽皮遮体到锦衣绫罗的伟大转变。满城陵山王侯贵族的金缕玉衣,让人想起了长沙马王堆出土的“薄如蝉翼”“轻若烟雾”的素纱蝉服,可谓女红的极品。

女红看似简单,要想练就一番拿得上桌面的功夫并不容易,不但需要手脚利索,而且还要兰心蕙质。它是展现女孩灵气才气的平台,也是愉悦心灵获得满足的方式。所以女红算是一个深闺的故事,一首低吟的篇章。如今,要想欣赏女红技艺,恐怕得在旅游的时候。那些带有表演性质的刺绣、编织流程,大饱了人们的眼福。苏绣、湘绣、双面绣、壮家织锦、苗家蜡染;玲珑的小篮儿,袖珍的筐篓儿,还有绣球香囊,黄河边上婆姨缝制的虎头鞋……

过去闺女若是不懂女红,那就等于不会持家度日,因为那是“贤妻良母”的看家本事,“相夫教子”的铁定资格。人们除了吃饭就是穿衣要紧,所谓男耕女织,就是过去的基本生产方式。平常人家一生浆浆洗洗,缝缝补补,须臾不离。因此,古代女孩六七岁时,就要开始学习钩织编绣剪裁缝补,静静安坐,默默做事,让你拒绝烦躁,

自外公去世之后,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外婆家了。我害怕看到外婆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新房台阶上的那个样子,任你怎么喊,她就是听不清你在对她说些什么。她越来越苍老了,每次当她握着你的手,只要那枯瘦的手轻轻一摇,你的眼泪很快就会爬满眼眶。

可每次一离开,山坡上那片红艳艳的桃金娘花就会窜进你的脑海,越开越艳,一直开进你内心的最深处。

童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我是在外婆家度过的,那时外公还健在,每次赶集他都要买牛肝回来炒。黄昏一到,他就开始一个人坐在厨房前的空地上喝米酒,饭桌上永远是一碟花生米加清炒牛肝。我们吃饭的时候,外公就乐呵呵地给我们夹牛肝,霞光照在他那红彤彤的脸上,脸上永远盛着满满的慈祥的笑。

外婆也总是不得闲,要么去种地,要么去放牛。每次外婆从外面回来,就像变戏法一样从她的衣兜里裤兜里草帽里倒出一大堆哆尼(桃金娘的俗称)。我们表姐姐妹几个一拥而上,分分钟就把哆尼瓜分干净。外婆看着我们几个吃得过瘾,挂满汗珠的脸上露出了宠溺的微笑。一到这个时候,我们就知道山坡上那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着的桃金娘已经结果了,而且好多果子都熟透了。

于是,每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们就缠上外婆,让她陪我们去山坡上摘哆尼。印象中,对于我们所有的要求,外婆似乎从未说过不。怕我们中暑,外婆硬是让我们戴上帽子,披上薄外套,她自己还要拎一大壶水。我们摘哆尼的那片山坡总是离外婆干活的田地不远,田地里全是大人,山坡上全是形形色色的小孩。这棵桃金娘旁聚着一堆,那棵桃金娘旁也

风物志

## 女红如歌

王霖瑞

磨砺宁静,使得青涩走向成熟,逐渐养出娴静之味、淑然之气。

女红不仅能够撑起一个居家安康的日子,居然还能赢得一个崭新的天下。离休干部孔空曾经撰文回忆,1943年他到延安参加党校学习,这时包括延安在内的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。一天,党校从一家贸易公司买来棉花发给学员学纺线,打毛衣、织线袜。延安党校置有几台纺棉线机,过去从未上过纺机的孔空,为了过冬也得找人学习女红。后来,他用拿枪的大手竟给自己打出了袜子、手套。由于敌后军民一面战斗,一面生产,终于战胜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,大規模“扫荡”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、经济封锁。

那时战争后方的村姑,一般擅长女红,常给当兵的情郎绣个荷包、纳双鞋底,寄托自己的爱慕、祝福之情。那年笔者到重庆,走访了渣滓洞集中营。耳闻解放军的隆隆炮声,听到北京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”的庄严宣告,当时江姐和她的姐妹们正在监狱里面深情地吟唱“线儿长针儿密,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。热泪随着针线走,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。千分情万分爱,化作金星绣红旗,一针针一线线,绣出一片新天地!”应当毫无愧色地说,这是中华民族女红的最高思想艺术境界!

能让中国的女红艺术走上世界舞台的人,当数被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喻为“针神”的刺秀艺术大师沈寿。她的作品获得意大利都朗(都灵)博览会“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卓越奖”、美国旧金山“巴拿马—太平洋国际博览会”一等奖。只有民族的,



《岛城印象》(布面油画) 潘毅作

如烟往事

## 桃金娘盛开的山坡

颜小烟

聚着一堆。风儿吹过田野,笑声跌落

在山坡上的每一棵桃金娘树上。开始摘哆尼的时候,每个孩子都是习惯性的往自己的嘴里塞,吃到腻了才打开从家里带来的小袋子把吃不下的往里装。大伙说说笑笑,时不时把自己摘到的哆尼放在一起对比,看谁摘的更黑,更好看,更饱满。有些调皮的男孩直接把别人摘好的哆尼往自己嘴里塞,就算你追着他打也没有用。我摘哆尼的时候最怕遇到蜂窝,每次一遇到蜂窝我都是尖叫着从树丛里跳出来,惹得大家纷纷嘲笑。有一些大点的姐姐每次摘到尽兴的时候,就会给我们讲鬼故事,把一些小不点吓得哇哇大哭,直跑到地里喊爹娘。

有时候我们表姐妹几个会跑到地里帮外婆种花生。外婆挖坑,我们负责放花生粒和填土,一来二去,外婆常能早早收工回家。夕阳还没有西坠,我们就缠着外婆带我们去另一片山坡摘哆尼,那里人去的少,哆尼

才是世界的。多次荣获国际大奖的黄梅挑花,早在宋代就有了十分讲究的女红工艺。农家姑娘在藏青色的土布上,按照代代相传的纹样样板,以白色棉线为纹线骨架,配以多彩丝线的十字交叉针法挑制成的一种刺绣。据说,挑花有着十分严谨复杂的制作过程,必须一根纱、一根纱地数着挑,一针也不能错位,曾被誉为“无声的抒情诗,立体的中国画”。

每每想到女红,我的内心便会感到特别的温馨,情不自禁地想到母亲慈祥的脸。记得幼时,每年直到秋冬时分,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取出她的纺车,用它纺出细细的棉纱,然后再用线砣把它拧成线儿扎纳鞋底。纺车不高,坐在车前,母亲左手握一团棉花,然后扯出一根纱线,添在旋转着的方寸长的纺针上,右手摇动手柄,圆筒的纺车架就牵着纺纱的木锭子转动起来,于是,纺车就“唧唧唧”“唧唧唧”地开始歌唱,像是秋天的蟋蟀在草丛里鸣唱,像是初生的羊羔在低声地欢叫。

现在人们不大懂得女红,原因就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品质已经提高,不管多么贵重的衣物,颜色不艳了,样式过时了,不等有个什么破绽,都会立马换下不要。遇上哪里开线之类的小事,也不惊动女红,索性丢到一边作罢。如今,女性已从家庭劳动之中解放出来,女红这个字眼,正由现实变为古董。所以,现在很多人的家里没有什么针头线线之类的玩意,就连前些年里置办的缝纫机或者锈迹斑斑,或者无影无踪。

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,尽管科学技术不断发展,女红这个艺术瑰宝不会消亡。说件小事大家自然明白,现在人们花费几千元钱买套西服,划道口子,烧个窟窿,穿着难看,弃之可惜,左右为难,如何是好?我们这里马路边近年出现专门修补这种受损衣物的小摊。她们的女红功夫十分了得,先从衣物本身抽下几根颜色相同的线头,然后丝丝缕缕地绣织起来,直到洞儿不现,口儿不见,伸伸托托,平平展展。简单的缝补只能算是“女工”,只有这般的无针的“女媧”功夫,才可称得上“女红”。

诗路花语

## 镰刀

方华

亿万万年的一弯月  
高悬九州之上  
在那个火热的七月  
被磨成一柄银镰  
劳苦的大众  
要用它收获美好生活

最简单最普通的劳动工具  
收割庄稼  
也革除草莽与捆索  
在那个阳光灿烂的秋天  
它收获了一个  
五星闪耀的十月

## 七一感怀

王健强

一  
锤锤璀璨不沾尘,  
唯有襟怀主义真。  
甚喜今生逢盛世,  
携儿永作护旗人。

二  
牵怀此日挚情深,  
一诺曾经伴足音。  
印烙三生终不负,  
续将白发逐初心。

## 风

吴辰

月亮被风推上树梢,与寒鸦为伍  
一口深井里,有捞不完的  
光  
此前,风将月亮推上山坡  
泛白的干草被重重碾过,让人心疼  
又矮了一寸的故乡。月大如盘  
我看见,三千吨月光把空谷填满  
有野兔竖起耳朵,有往事匆匆吹过  
所有的物类都不会说话了。似雪一

般静

岁月把祖父种在地下,却始终没有收获

有人抱怨:都忙着插秧,就他在偷懒  
祖母却连忙摆手:  
推了一晚上的月亮,就让他歇歇吧

## 长相依

王纪金

春光媚,花儿醉  
蝶儿翩跹云鬓烟眉  
青竹翠微采撷薄叶几许  
朱唇轻启,空林笛声清脆  
青苔蔓布小桥幽  
你款步轻盈,瘦了一汪春水  
携手同游意迷离  
遥看夕阳照晚炊

水笼烟,雨纷飞  
纸伞轻移杏花沾衣  
指儿清凉撩拨韶华如水  
眸眸凝望远山如黛写意  
岸芷汀兰双鹭栖  
你款步轻盈,怕惊幽梦清寂  
江南漫步意迷离  
轻烟淡雨不忍归

长相依,采菊东篱淡看繁华披烟雨  
长相依,春花秋月红尘携手情似水  
长相依,赌书泼茶明月白头梦相随

## 重叠

蔡仁润

幽静的夜空  
冷峻的群星  
星空下面静谧的树林  
树林下面平静的湖水  
湖的中间静静地躺着的是我

椰  
子  
情

投稿邮箱

hnrzpb@163.com